

古典詩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三時至五時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審委員：文幸福·林正三·陳文華·曾守正·顏崑陽（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

會議記錄：沈孟儒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二十一屆臺北文學獎古典詩收件狀況。據本屆徵文辦法，需創作組詩（四首為一組，限絕句或律詩組詩），共收到八十七件來稿，初審後有八十五件進入複選，由複審委員徐國能、楊維仁、鍾宗憲於三月六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六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文幸福、林正三、曾守正、顏崑陽公推陳文華擔任主席。本屆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委員分別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顏崑陽：本屆進入決審的作品，完整而少瑕疵，又能符合徵獎主題「臺北經驗」的作品不多，評選起來不太容易。我對詩作的基本要求是：語言形式上，符合格律，構句流暢，用字精準。題材、主題內容上，我會用兩個標準來看：第一是「普遍經驗」與「個殊經驗」兼容，徵獎主題既是「臺北經驗」，寫出來

的內容當然必須能切合到臺北的經驗——包括臺北的歷史、地理、社會，以及可以在這個城市共同經驗到的現象。徵詩比賽與個人創作是有區別的，必須切合主題來創作；但是，假如為了切合「臺北經驗」的主題而作客觀描述，沒有融入個人經驗，就會覺得太過客觀化，缺乏作者個人的情意。第二則是「虛」與「實」適當搭配。「實」指的是內容能夠切合臺北的人、事、地、物，呈現「事實性」的客觀經驗，看得出來寫的是臺北；「虛」就是能夠融入詩人的感覺、想像、情思，而言外蘊涵讓人體味不盡的意境，這樣的作品才能感人。這是我選詩的標準。

文幸福：本屆作品的水平提高很多，以前擔任評審時，多數的作品讀來很沉悶，這一次我幾乎每天都在讀，也讀得很愉快。本屆作品文筆流暢、結構扎實，並且都能很好地掌握聯章體的結構，有的以時間、季節串連，有的從空間、有的結合空間與人物，例如有兩篇走讀的作品，〈臺北文學尋跡四首〉寫了陳逢源、臺靜農、王詩琅、周夢蝶，〈文學記憶·臺北走讀〉寫白先勇、王文興、李渝、吳明益，還有一些作品用了頂針、疊韻，處理方式都很特殊。就內容而言，進入決審的十六篇作品有詠物抒懷、有走讀經驗、有遊舊書攤、有舞蹈、有美食，還有寫外籍勞工，以及談「臺北居大不易」而多次搬家，這些都跟臺北經驗密切相關。臺北文學獎每年的徵獎題目都是臺北經驗，過往作品的內容許多只是稍微著邊，但評審也會通融。在內容的切合上我覺得本屆大勝以往，比較沒有那種談情說愛、無病呻吟的作品。

林正三：本屆的作品較諸上屆平穩，用詞亦都比較熟練，雖然還是有些小毛病，但不影響作品整體的好處。不過我有一個問題，因為臺北文學獎沒有針對多次得獎作品免審的規定，我發現第十九屆、第二十屆的

古典詩首獎都是同一位作者，長久下來如果每年名列前茅的都是差不多的名字，會不會影響其他創作者參加徵獎的意願？這個是我主要擔心的問題。

曾守正：本屆進入決審的十六件作品裡，只有一件是絕句，其他的都是律詩，上屆也有相同問題，律詩的美感跟絕句還是不太一樣，兩種文類放在一起如何評選是個問題。此外，本屆作品組詩的結構也較以往更為緊密，關聯性更清楚，雖說未必每一篇都將詩與詩的因果或推進的關係處理得很清晰，不過已經看到了創作者努力作構思。有些組詩雖然沒有每首特別再作命名，但是也會在詩句的意思、關係上稍微作一些營造。

方才顏崑陽老師提到，過去寫臺北經驗的作品有時流於空泛，臺北性就不夠強，但有些作品非常客觀地對應到臺北特定的地景，但情志經營仍較疲弱。一般認為的好詩，還是要能夠帶給人感發，在情感上能引起共鳴。本次有些作品寫古蹟，在古蹟裡帶入歷史、人物，從中引發作者的感懷；此外，許多作品對於臺北這個生活空間有更多的觀察及憐憫，例如〈臺北移工四首〉。本屆來稿的作者能夠把他們的關心放到臺北的空間，以及空間中具體的人、事，甚或是比較邊緣型的人物，我覺得是很可喜的事情。

陳文華：臺北經驗的主題持續了約十屆，但時常難以定位。具體說來，我們要求的是寫「臺北的經驗」？還是「我」在臺北的經驗？兩者層次不同。假如偏向前者，就是寫公共經驗，像地景、歷史、人物等較為普遍的題材。這種類型時常會寫得十分浮濫，寫來寫去就是那些有限的古蹟、古人，更嚴重的是作者在作品中消失了。所謂「詩言志」，就是要求不能失去作者的主體性；作者必須在作品中出現。記得

去年也有類似的討論，我的看法還是偏向發生在臺北的「個人」經驗，所以在作品中固然一定要提到臺北，但不能忽略抒情主體的存在。至於怎麼樣把臺北放進個人經驗中而形成有機的結合，那就要看作者的功力了。從這個角度而言，本屆作品水準頗高，只有少數幾篇沒有符合這樣的要求。

另外，我也同意文幸福老師的觀察，本次的題材擴充得很豐富，很新鮮，注入了現代的臺北出現的新事物，涉筆一些過去古典詩裡頭沒有寫過的題材，例如移工；還有〈臺北美食四選〉寫美食；再如〈文學記憶·臺北走讀〉以四部現代小說的內容作為引導，呈現四首作品的地景，構想別出心裁。我們古典詩是應該在這裡下工夫，否則時常被誤會，覺得就是寫些風花雪月或者老掉牙的東西。作品品質的好壞另當別論，新題材的開發值得肯定，這也是古典詩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

文筆方面，我個人覺得本屆有多篇作品筆力十分老到，聯章結構也非常好。這部分等到個別作品的討論時，再詳細報告。

至於體裁，誠如曾守正老師所言，假如把絕句跟律詩擺在一起，因為在形式要求上兩者難易相差甚多，主觀上難免會覺得絕句比不上律詩，所以評選起來絕句往往會吃虧。但事實上我們當然知道絕句的成就不必然較律詩遜色，這就形成取捨的困難和心理負擔。還好本屆唯一一篇進入決審的絕句〈禪寺四題〉因為格律上出了錯，所以我就放心淘汰掉了。但畢竟這是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比賽辦法關於體裁之限定部分，是否應予修改為只限七律，確實值得考慮。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四件作品，不分名次，依得票數高低排列如下：

四票作品

〈戊戌北臺秋別四章〉（文幸福、林正三、陳文華、曾守正）

三票作品

〈臺北書市記憶四題〉（文幸福、陳文華、顏崑陽）

兩票作品

〈擎天崗四景秋興〉（文幸福、林正三）

〈碧山吟草〉（陳文華、顏崑陽）

〈文學記憶·臺北走讀〉（林正三、曾守正）

一票作品

〈訪玫瑰古蹟緬懷蔡瑞月老師四詠〉（林正三）

〈關渡秋吟四首〉（顏崑陽）

〈臺北居〉（文幸福）

〈戊戌歲杪居北二十年矣感於哀樂爰作廿年三疊其韻 兼寄韜之〉（顏崑陽）

〈臺北文學尋跡四首〉（曾守正）

〈臺北移工四首〉（曾守正）

〈旅居臺北四首〉（陳文華）

○票作品

〈禪寺四題〉

〈臺北美食四選〉

〈寓居臺北四載，感史興懷〉

〈初遷鵬城漫吟四首〉

共計十二篇作品獲得票數，接著從一票的作品開始逐篇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訪玫瑰古蹟緬懷蔡瑞月老師四詠〉

林正三：我不堅持，願意放棄。

〈關渡秋吟四首〉

顏崑陽：這一組作品十分切合臺北經驗的主題，四首詩寫的都是臺北的地景。其實有些地方文意不錯，可惜造句、措詞稍嫌生硬，沒那麼流暢，有些句子的意思不透澈，以至於不曉得他要表達什麼。

文幸福：本篇我對〈重過關渡自然公園荷花池看殘荷〉這首有點意見，這首寫得很虛，寫到「南薰」、「瑤碧池」，除非作者是大陸人，不然怎麼會寫到那個地方？此外，作者很擅用虛詞，可是都用在相同的地方，像「悵憶」、「不禁」、「遙懷」、「忍見」、「應愧」、「何悲」、「豈因」等。我本來也滿喜歡這篇作品，但是看到它有一點瑕疵，只好割愛了。

林正三：我跟文幸福老師見解雷同，〈重過關渡自然公園荷花池看殘荷〉這首把副詞都放在第一個字，第二個字放動詞，句型缺少變化。另外，「瑤碧池」這個用法也令人費解。

曾守正：本篇四首詩前面多以景繪詩，後來入於感懷，但是有較強的說理味道，我覺得詩的滋味少了一點。另外〈夜騎單車經關渡橋〉這首，講騎單車的經驗，但是單車在很多地方都可以騎，我覺得沒有很清晰地呈現臺北的經驗。

陳文華：本篇最大的毛病就是句子有些不通、不穩。例如〈關渡碼頭藍色公路搭渡輪〉的「似乘銀漢渡雲霄」，我知道「銀漢」指的是淡水河，但「銀漢」怎麼乘呢？用「渡」才說得通，但「渡」字的平仄也不對，也許改作「憑」才恰當。還有〈夜騎單車經關渡橋〉的「閒情不忍時將至」，我一直揣摩不出來這裡「時」指的是什麼。本篇不是沒有佳句，也很切合臺北經驗的主題，但因為有這些瑕疵，我只好割捨。

顏崑陽：我不堅持，願意放棄。

〈臺北居〉

文幸福：本篇不管是對偶、用詞都非常好，聯章結構也十分完整。第一首〈郊居通勤〉作者寫以前居住很遙遠，因為父母的關係，所以不辭「寧親曷憚道途難」，再過來〈偶經新婚所賃舊居〉講到他結婚了、有了新居，搬家以後偶爾經過以前新婚時的居處，最後兩句「斜陽曲巷芳鄰改，舊識烏衣喧短檐」寫得很有味道，用典極佳，充分表現作者對舊居的懷念。〈卜居〉寫他為了讓孩子擠進名校而搬家，這首詩對偶對得好，結句「卜居臺北誠惶窘，安借一塵寬我懷」也寫得很好。最後一首〈安居〉寫遷定之後，用了元稹〈誇越州州宅〉的典故，也用得好。這組詩結構非常完整，而且很符合我們早年剛念完大學，找房子、結婚、為子女擠一個好學校等等經驗，我讀了非常有感覺。

林正三：本篇四首詩都以「居寓」為主題，範圍比較狹隘，一些造詞用句多有雷同。例如第三首用「卜居」、第四首用「卜鄰」，第二首有「覓巢」跟「僦屋」，都是相似的用語，造成意義上的合掌，所以我沒有選這篇。

曾守正：本篇從題材和經驗來說，確實是非常鮮明的一首詩，我到最後才放棄掉。在這一組詩裡頭，它的情緒是有一些改變的，隨著不同的人生階段，有了不同的經驗，最後安居。在臺北雖然大不易居，可是最後定居下來，它的歷程是這樣。這組詩的最後寫道「疊映西峰晚更妍」，欣然地接受在這樣的過程中，最後安身立命的地方。我雖然放棄，但不代表我不喜歡這篇作品，只是因名額有限，更優先考量前面四篇。

陳文華：我跟曾守正老師的經驗相同，掙扎了很久，但因名額有限只好割愛。作者把自己在臺北生活幾年來的

經驗，透過居住的主題反映出來，算是相當切合臺北經驗的題目，而且應該最少有一、二十年的經驗。我滿肯定這篇，一方面是它的聯章結構，剛剛文幸福老師、曾守正老師都敘述得非常完整、細膩，它就是臺北生活一個非常豐富而具體的縮影。從通勤，到租房子，然後找一個房子安定下來，同一時間結婚了、生子了。再者，作者的文字其實滿不錯，例如〈偶經新婚所賃舊居〉寫他回到以前住的地方，用了〈烏衣巷〉舊時燕子的典故，也很切題；還有像〈卜居〉，第三、四句用「薇閣」對上「石牌」，這是巧對，可見作者對偶工夫滿不錯的。我贊同保留這篇。

顏崑陽：這一組作品寫得很切合作者個人的生活經驗，也很寫實；但正因為它過度寫實，缺乏「虛神」——一首詩不能都是在現實層面上做鋪敘，而缺乏某種想像，能夠帶出一個比較高的意境出來。再者，以「臺北經驗」的徵稿主題來說，這一組作品個人性太強，寫的都是作者自己個人的生活，看不到對於整個臺北的普遍經驗，即使題目換成〈高雄居〉似乎也可以，因為個人生活的困頓，到哪裡去都可能困頓，跟臺北這個地方沒有太大關係。就虛實相生來講，這一組作品也過度寫實。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眼界而言，顯得狹窄，關懷的僅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因此格調不高。假如用古體，很可能會處理得比較好，用七律去處理這種題材，不容易寫出好詩。徵稿既然規定用近體詩，就要選擇適當的、能夠切合體裁的題材來寫。

〈戊戌歲杪居北二十年矣感於哀樂爰作廿年三疊其韻 兼寄韜之〉

顏崑陽：這一組在所有進入決審的作品中，讀來最流暢，毛病也比較少。抒情與修辭都不錯，而且文筆相當老

練，不少佳句。一首詩除非通篇渾化，否則能夠有一、二聯好句撐起來，就容易吸引人。例如「不歌不笑歡悲在，如雨如風憂悔深」、「留得此身還種藥，煎成幾許救枯吟」這些句子都很不錯。它的缺點是題材偏向作者個人經驗，普遍的臺北經驗成分比較少。但是，就詩本身來講，的確是非常清新流暢，情文俱得。

文幸福：本篇有三個特點：第一，是它四首疊韻。第二，作者文筆相當老練，所以他用了許多的拗句，這也是它的特色。第三，他用了頂針來做結構，例如第一首結尾處有「昏燈」，第二首開頭處寫「燈前」；第二首後頭有「煎藥」，第三首前頭也提到漫飲的「靈藥」；第三首最後寫到「相望」、「曉窗吟」，第四首開頭「望中風物盡於今」。本篇結構不錯，但有時讀來頗為拗口，例如第三首詩有一句拗句「平生俯仰太破碎」，雖說杜甫也寫拗句，李商隱的「向晚意不適」、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也都是，但問題是這種五仄落底的句子，中間恐怕還需要有若干個入聲字在才行。如果沒有，拿來參賽有一點不妥。

林正三：我跟文幸福老師看法大致相同，「平生俯仰太破碎」這句是五仄落底，在一般比賽容易引起紛爭。本篇其他地方倒是沒有什麼問題。疊韻詩不好作，本篇四首都疊同樣的韻，很不簡單。它有一個好處，各首的單數句皆有「平」、「上」、「去」、「入」四個聲調，但就是差在第三首的第五句「平生俯仰太破碎」。

曾守正：這組詩在情感上往復回旋，詩題雖說「哀樂」，其實是以哀、感傷為主，情感上非常鮮明。在結構上，除了剛剛幾位評審老師提到的之外，第一首第一句「廿年蹤跡已成今」跟最後一首的最後一句「廿年

蹤跡起新吟」又造成了一個循環，可以發現用心的地方非常多。我沒有選進來，主要是在他的題目裡頭寫了「居北」，但是內文的「居北」性好像不是很鮮明。

陳文華：我同意曾守正老師的看法，本篇最大的問題反而是沒有臺北。除了題目寫到「居北」，作品中沒有任何一個句子、一個詞彙碰到臺北。當然我肯定作者的筆力，他的功力很好，疊韻疊了四首也不容易。可是請各位注意第三首「青精漫飲認如今」這句，可能作者不知道這裡的「青精」是指什麼？「青精」指的是飯！飯怎麼飲呢？這裡就不通了。

顏崑陽：古人把南燭草拿來榨汁拌飯，叫「青精飯」。作者可能是把汁拿來喝，或者可能寫的是精力湯。我認為這一組作品可以保留。

〈臺北文學尋跡四首〉

曾守正：我不堅持，願意放棄，但還是說說把它選進來的理由。我自己滿喜歡這篇的第一首〈陳逢源〉跟第四首〈周夢蝶〉。在寫陳逢源的這首詩裡頭，作者把陳的樓名「煙雨」融進了詩裡，另外，作者在自註中提到曾經「依句訪之不得，以楓香夾冊而返」，詩裡頭雖沒有明寫楓香葉，可是他用了植物去勾連尋訪故跡的整個過程，我覺得頗具匠心。第四首詩寫周夢蝶，末句說「此去樓廊多悵觸，何人重與證拈花」，這兩句把周夢蝶詩藝的境界及其形象都做了貼切的揣摩。

林正三：本篇有一個問題，在寫陳逢源的這一首，「冷香逢」的「逢」字押錯韻了。這裡用的應是一東韻，但一東韻的「逢」是形容鼓聲，如《詩·大雅·靈臺》中的「鼙鼓逢逢，矇矓奏公」，這裡的「逢」是

二冬韻。

陳文華：這位作者沒有把李白的〈清平調〉背熟：「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便可證作「相遇」解，「逢」應該是二冬韻，這句出韻了。其實這篇作品筆力深細，情韻盎然，可惜格律上犯了重大的瑕疵，只好割愛了。

文幸福：東韻本來也有「逢」這個字，可是它不做這個解釋。一般來說，「相逢」的「逢」一定是二冬韻。因為有這麼多好作品，這篇有出韻的情形，恐怕無法保留。

顏崑陽：這一組作品很切合「臺北經驗」的主題，寫的都是臺北的人物。可是作者挑了陳逢源、臺靜農、王詩琅、周夢蝶來寫，為何選這四個人？在這四個人身上看不太出可解釋的關聯。就詩本身來看還不錯，就是四首詩的組合比較沒有那麼嚴謹的關聯。

〈臺北移工四首〉

曾守正：我的第一個考量是本篇在題材上真的很特別。這組詩裡頭，第三首〈記化學工廠非法拘禁外籍移工〉，「初臨島嶼覺天低，樹朽何容鳥久棲」，可以看出詩人的視角有些改變，作者從移工的角度來敘事，有代言的味道。整組詩做出視角的變動，也許是作者刻意經營，這樣的做法好不好當然還可以討論。本篇前三首都有一個很清楚的敘事主軸，從來臺灣當移工，寫到工作的性質是什麼，但是到了第四首〈記開齋節臺北車站廣場移工席地而坐〉，就沒有那麼清楚，比較是一個總說，有些地方意思不太明確。例如「境外生涯何似酒，人間局面只如棋」這句，「人間局面只如棋」可能容易懂一點，「境外

生涯何似酒」放在一起，這裡作者想要說什麼，就變得不太清楚了。

我的第二個考量是本篇頗富人道關懷，從詩作中作者對於移工的感懷，可以看到頗為鮮明的悲憫之情。例如第一首〈記臺北港外籍漁工〉的「去國飄零雙淚盡，天長地闊未容君」、第三首〈記大安森林公園一隅外籍看護工與雇主〉的「換盡年光池上影，惟憐少壯伴孤吟」，講看護工跟雇主之間的關係；還有講臺灣人很富有，可是對於移工的照顧是如此不好，所以「人生咫尺隔雲泥」。

林正三：我同意曾守正老師的看法，移工的題目在古典詩徵稿目前還算少見，作品的觀察也深入。只是第三首「渾如」、「卻似」，第四首「從今」、「自此」，都造成意義上的合掌。

文幸福：本篇題材很特殊，但是寫作工夫還是差了一些。這詩的缺失除了方才林正三老師提到本篇有多副合掌對之外，還有像〈記化學工廠非法拘禁外籍移工〉一詩，用了「霧」、「霓」、「煙塵」、「雲」等等，詞彙都很重疊。〈記開齋節臺北車站廣場移工席地而坐〉除了合掌對的問題外，第一句韻腳「居」字，因為是第一句還稍可通融，後面雖然押了「之」韻，我們暫且當它是借韻，否則用「魚」部的韻，押到這裡來是不對的。上述問題雖說可以通融，但從整體而言本篇作品的功力還是稍差了一點。

顏崑陽：這一組作品就古典詩題材的在地化、現代化，的確值得肯定，相當能夠反映臺灣現代社會的現象。我和幾位評審看法相同，雖說題材不錯，但是表現不成功。這是作者功力問題，很多句子不曉得到底想說什麼，例如〈記大安森林公園一隅外籍看護工與雇主〉中的「病眼空留遊子恨」，指誰「病眼」呢？是移工「病眼」嗎？另一句「換盡年光池上影」，大安森林公園沒有水池，前後文也沒有出現水池，缺乏照應，這是無根的、突然冒出來的一個詞彙。〈記臺北港外籍漁工〉中的「幾處漁歌想更勤」，

「想更勤」是什麼意思？不通透。這顯然是湊韻。〈記化學工廠非法拘禁外籍移工〉，這句「深心籠養變陰霓」更是晦澀不明，大概是說移工被拘禁在工廠裡面，所以好像是鳥被養在籠子裡，但是意思表達不透澈。另外，合掌的情況其他評審老師已經提過。就整個文字的品質來說，不管構句、修辭都不太穩當、透澈，不能說是好的作品。

陳文華：我肯定這篇開發出新的題材，期待未來參賽的作品可以多往這個方向發展。但是本篇往往詞不達意，筆下工夫不夠。方才幾位評審老師已經有很多討論，我再舉一個：本篇有時候主體說不清楚，像〈記大安森林公園一隅外籍看護工與雇主〉的三、四兩句，「病眼空留遊子恨，鄉音不解老人心」，看起來「病眼」是勞工的病眼，「鄉音」是勞工的鄉音吧？那勞工為什麼會「病眼」呢？而操「鄉音」的勞工不解「老人心」，又是什麼意思？又如最後一句，「惟憐少壯伴孤吟」，「少壯」應該是指勞工吧？那「孤吟」是指老人嗎？老人「孤吟」又是什麼意思？總之許多字句令人費解，意思表達不夠清楚。

〈旅居臺北四首〉

陳文華：本篇的主題符合了作者居住臺北的經驗，從內容上看，作者可能是陸生，而且很可能是河南人，從洛陽來的。作者把他到臺北讀書四年的經驗按照季節——冬、春、夏、秋——表達出來，並且說明這個季節的安排也符合了他心境的改變。作者的心境是怎樣呈現呢？在第一节〈冬〉第七句，「一程才始多停駐」，表示他剛到達；第二节〈春〉，最後一句「認取異鄉非此時」，表示對臺灣這個異鄉認同上的掙扎。第三节〈夏〉，第七句「新亭舊苑誰迷蝶」，「新亭」用「新亭對泣」的典故暗指臺北，

「舊苑」則暗指北京；而兩處皆有故宮。「迷蝶」又借用莊子的典故，表示讓人難以分辨到底何處才是現實的世界，亦暗示了作者身處兩地迷離的心境。第四首〈秋〉腹聯「已慣天南停策久，其如海角泣歧何」，表示他在臺灣待了很長時間、已經習慣了，無奈卻要面臨別離。這樣的安排值得肯定，而且作者遣詞造句頗為老到，是有深厚筆力的。要挑毛病的話，有一個地方我搞不清楚，也要請教其他評審老師：第四首第二句「將登百二怯嵯峨」，作者自註「百二」，說是「一百掛零，以代一〇一大樓」，我不曉得「百二」為什麼可以解釋為「一百掛零」？為什麼一定要用「百二」來指一〇一大樓？我們知道《史記》有「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說的是秦國可以二萬人抵擋諸侯百萬之眾，當然這句絕對不是這個意思；那是借用典故了。但既然是借用，「百一」也可以啊！豈不更貼切？「百一」也是古代的詞彙，應璩就有〈百一詩〉。這一點我不太清楚，所以很掙扎要保留這篇還是〈臺北居〉？以文字的功力來說，本篇除了這些地方出了毛病，其他部分我覺得作者文字工夫比〈臺北居〉要好。這是我的看法，請大家斟酌。

顏崑陽：我不建議保留這一組作品。古人作詩，有一些屬於比較私人經驗，或者寫到當代的人、事，或是用的典故沒有典籍可查，這樣的情況下，作者有時也會自己註解一下；但是，沒見過一組詩搞了十個註，才能讓讀者明白文意。一首好詩應使讀者不用太花時間去查典故就可以讀得懂，並且受到感動，語淡而意深。就算是自造語，也要讓讀者一看就懂。〈冬〉這一首，「於浩蕩間」這個句法比較怪一點，變成四三句：「於浩蕩間憑鏡輻，更微茫處逝飄輪」，這裡「鏡輻」是作者自己造的詞。同一首的「驛下」也是自造語，作者自註「謂公交站臺」，可以看出作者應是陸生。〈夏〉這一首，作者寫「桐真

老碧堪鳴鶴」，自註「桐，謂故宮所藏古琴」，這個地方如果作者不註，誰會知道他在寫故宮所藏的古琴？另外「鑿極清孤欲舞鸞」，自註「鑿」是故宮所設的古鏡展，不註則別人也讀不懂。甚至〈夏〉的第一句，「不入山幽入畫欄」，任何建築都有畫欄；但作者自註說，這個畫欄就是故宮的畫欄，意思是作者不去山中避暑，而去遊故宮。作者不自註，恐怕沒有任何人懂得他是這個意思。這一組作品單就句子的結構而言沒有不通，問題是很多句子必須靠自註才能讓人讀懂「言外」的作者之意。這樣的詩非常失敗。

文幸福：作者確實自創了很多新詞，如果他沒註，讀者根本看不懂。「鏡輪」一詞我一開始沒看註解，猜了半天。〈冬〉這首提到「夜霓花放疑前度，洛邑寒輕隔故春」，「洛」運用在這個地方，如同陳文華老師講的，作者應是河南人，不然怎麼會用「洛邑」都是個問題。這篇有些地方的對偶也不見得對得很好，「紅無數」對「月一涯」，「紅」因為下面有個花，所以才用了「紅」，「月一涯」就不通了。再來「百二」這個特殊的用法到這個地方，不是很恰當。

林正三：本篇的問題其他評審老師都敘述得十分詳盡。此外，第四首〈秋〉裡面，「笛裡」對「斜陽」，詞性不對，對得不工整。

曾守正：這首詩用四季季節呈現旅北四年，可能用季節的演進跟作者的情感相結合。可是寫的時候也許為了要押韻，選用的字造成詩的意思不夠清晰。例如〈夏〉的「不入山幽入畫欄」，然後下面說「府開群玉自生寒」，在作者自己的註裡頭說，「不往山深幽涼處，而出入於故宮畫欄之間」，我感覺「寒」跟「涼」應該還是有程度上的差別，就是說作者看古代的器物，情感上覺得「寒」，似乎跟體感的「涼」

不大一樣。此外，「百二」的用法也令人不易理解。

陳文華：我肯定作者的筆力，例如〈冬〉的「於浩蕩間憑鏡騎，更微茫處逝飄輪」、〈夏〉的「桐真老碧堪鳴鶴，鑿極清孤欲舞鸞」，這種一／三／三的句型說實話是滿老到的，也形成了蒼勁的風格，值得給予肯定。至於自造新語，譬如「鏡騎」，基本上還可理解，因為「騎」的本義就是車旁，所以鏡騎就是指兩側車廂上的玻璃窗。但前面提到的「百二」，就讓人費解，造成閱讀上的障礙，甚至有不通的疑慮。另外，林正三老師提到的「笛裡」、「斜陽」對仗上出的毛病；因此我不堅持，願意放棄。

兩票作品討論

〈擎天崗四景秋興〉

文幸福：我對本篇滿有感覺，因為以前我也常常遊擎天崗。前三首詠物，第一首〈草原〉結構不錯，前四句寫擎天崗的草原，筆鋒一轉寫到「蝸角爭高誰罷手，天涯望盡獨回頭」，而在最後以「雲心自在平川曠」收前四句；以「莫縛利名如楚囚」收五六句，收結得宜。第二首〈水牛〉寫得最好，「看慣西風木葉黃，青蹄信步踏斜陽」，接著「長憐寒士悲敲角」用了寧戚的典故，再來「復忍庸材嘻鼓簧」，我覺得這裡的「嘻」字用得滿好，也反映今天許多名嘴天花亂墜、嘻皮笑臉的樣子。「衰草飽嘗嗟世冷，空山獨臥感秋長」很有味道，「如教拯得城中餓，羸病何辭耕稼忙」，頗具抱負。第三首〈芒花〉也滿好，「顰生寒露千重白，笑映斜陽幾度紅」，看起來似通非通，大約是從我們熟知的「柳絮飛來片片紅」化用來的。「一世行藏依翠嶺，三秋事業付金風」，對偶典麗，描寫芒花相當切題。第四首〈夜

月〕就稍微差一點，但勉強可以接受，「清風萬竅心三昧，明月千峰我一人」說「萬竅」稍嫌牽強。全篇想像力豐富，讀了以後，也給讀者留下餘味的感覺，只是題目稍微差一點，題目應該作「擎天崗秋興四題」。

林正三：本篇我也給予很大的肯定，因為修辭造語都很典雅，而且具有不即不離之妙，立意也不錯。還有它詠物寫景皆有我在，作者自己本身比較投入。本來我發現〈芒花〉第三句「蟹生寒露」的「蟹」可能為「蘋」字訛誤，經文幸福老師解釋，此處「蟹」做皺眉之意可通，我就講到這裡。

曾守正：若把水牛也算作一景，本篇四首〈草原〉、〈水牛〉、〈芒花〉、〈夜月〉即為四景，但四個景物之間的組織安排稍欠關聯，如果能更緊密一點，也許更能彰顯作者的意思。剛剛林正三老師提到，本篇詠物寫景皆有我在，這一點我也肯定。不過在寫我或寫景的時候，像〈夜月〉的第三聯，「光霽襟懷方有品，雲開行止始無塵」好像一方面講人，一方面又寫夜月，比較有一個格言式的意味，稍微削弱了詩的韻味。

顏崑陽：就詩論詩，這一組作品的詩味很夠，寫得非常清麗，修辭也很美；但寫得有些空疏，假如就我前面所說的虛實適當搭配的標準來看，這一組作品是虛多實少。其他作品有些實多虛少，這一組正好相反，主觀的感覺、想像比較多，卻無法貼切到客觀的空間，顯出這個地方獨有的特色。作者選擇的草原、水牛、芒花、夜月都是泛景，未必是擎天崗、臺北特有的景象，放到別處一樣可以成立。總體來說，這一組作品切合主題的成分弱了些，但詩的品質是不錯的。

陳文華：我沒有選這篇，主要是因為題材問題，我同意曾守正老師的看法，就是作者沒有交代怎麼把四個景串

在一起。草原、水牛、芒花、夜月這四個景物除了出現在作者所遊的擎天崗之外，就沒有一個必然性的結構安排，更不必說這些景物隨處皆有，看起來是隨意取捨，流於空泛。我也十分肯定本篇作者造句的功力，有些地方很不錯，例如〈夜月〉：「明月千峰我一人」，氣象恢宏，風格剛健。〈水牛〉：「長憐寒士悲敲角，復忍庸材嘻鼓簧」，分別用寧戚擊牛角疾歌與對牛彈琴兩個典故，也頗為切合。不過「復忍庸材嘻鼓簧」這句，我覺得「嘻」字用得不好，顯得生硬，若作「亂鼓簧」可能好一些。

〈碧山吟草〉

陳文華：我非常認同本篇。首先是它的空間結構以內湖碧山為中心，符合臺北經驗的條件。再者，它的時間結構也有安排，四首詩雖然沒有明寫時節，但從景物的描繪可以看出分別對應春、夏、秋、冬，季節輪替。第三，每一首之間，作者運用了頂針，例如第一首最後一句「銷盡韶光是此聲」，接續第二首開頭「韶氣初銷草色齊」；第二首最後一句「應遣荷風潤稻畦」，接上第三首開頭「荷枝畦徑兩飄殘」；第三首最後一句「有人袖手立闌珊」，接第四首開頭「袖手闌珊愧未能」，設計得非常精緻，看得出了不少工夫，值得肯定。全篇筆力也非常細緻妥貼，遣詞造句十分漂亮，有內涵、有意境，所以我很推崇這篇，請各位參考一下。

顏崑陽：在所有作品當中，這一組是比較成熟的，我也相當肯定。全組四首用字清麗，富有詩的韻味，有抒情處、有寫景處，情景往往能夠相互交融，非常細緻。而從虛實搭配的標準來看，也是有實有虛。就實的地景來講，切合到內湖的碧山，同時又有作者自身細膩的感覺與想像，很有意境。此外，文句也都

很順暢，毛病相對較少，我極力推薦。

文幸福：本篇寫得老練、有詩味，結構運用了頂針，深諳格律，確實是不錯。不過作品雖然提到碧山，但把碧山換成別的地方似乎也通，內容跟臺北沒有太大的關係，略嫌跟臺北經驗的題意相差太遠。

林正三：本篇我也認為相當好，描寫碧山四景頗為深入。但有一個小毛病，第一首的「旋催」、「試翦」、「莫笑」、「何妨」，略有形式上的合掌，入選的很多作品都有這種毛病。

陳文華：這樣算是合掌嗎？我認為要求嚴格了一點。

曾守正：剛剛幾位老師的看法我都滿認同，本篇在結構上寫得非常緊密。其他作品有的為凸顯四首詩的關聯性，還特別每首詩再立題目，這四首則沒有，選擇用春、夏、秋、冬來串聯，在詩裡頭營造詩與詩之間的聯繫。此外，本篇在遣詞上，有些避了俗常的語詞，例如用「散策」而不用「散步」，「散策」的用法在古典詩裡還是可以見到，另外在日語漢字裡頭也會使用；另外還有用「酥雨」講細雨，都是滿特別的用法。最後一首詩中，「昨夜關河千里夢，十年風雪一家燈」兩句也很有些氣象。

〈文學記憶·臺北走讀〉

林正三：本篇四首詩切情切景，造語、行詩也還平穩。但是第一首第三聯的「心性」跟「夕曛」對得不大工整。

曾守正：本篇把文學作品裡的地景當作題材，從一個讀者的身分借地景去闡述作品。當中有些句子我自己不是很能清楚掌握，例如寫王文興的《家變》，用「舊夢華燈屬料亭」，大概可以理解，然後「崢嶸歲序換飄零」，以「崢嶸歲序」來談時間的改變，過去是崢嶸的，而現在是飄零的，我對這種用法有一點

保留。不過我滿喜歡這首詩最後「相沿覆轍終漚滅，陳跡唯餘樹色青」，有點空鏡頭的味道，不貼著作品本身講，而寫時間轉移的感覺。最後一首寫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我覺得寫得滿好，第三句、第四句「筵間一笛馳聲去，橋外千燈踏夜來」，講在天橋上的所見所聞，然後「童心釀作斑斕月，曾照團圓喚不回」講小說中用一個小孩子的眼光看中華商場，頗為切合。但本篇前面有詩序，序裡提到了王文興的《家變》和白先勇的《孽子》，可是對於李渝《溫州街的故事》及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並沒有進一步的陳述。

文幸福：這組詩寫得很老練，敘述登臨古蹟以及詠懷也特別配合到書中內容。但毛病就是出在這裡，四首詩前面六句都是敘述書的內容，僅最後兩句抒發個人感懷。雖然筆調確實很韻致、深沉，但總覺得它太著重在敘述書的內容。

顏崑陽：這一組作品選材及構想都很特別，但是表現不太成功。選材涉及兩個層次，詩中描摹的實在地景同時也是某本小說的虛構場景，沒看過小說的讀者可能會無法理解。例如第一首詩寫二二八紀念和平公園，同時也是白先勇《孽子》中重要的場景，讀者一般經驗多去過這座公園，但是不見得讀過這本小說。因此，詩中例如「年時猶惡不投薰」、「繭絲光景傷沕沕」等句子，讀者會覺得非常晦澀，不知所云。第二首寫王文興《家變》場景的紀州庵也有相同問題。

陳文華：本篇藉由四部現代小說中的場景為線索，作為題材呈現四個地景，完成其「臺北經驗」的主題，將古典詩與當代小說做了某種程度的結合，可謂別出心裁；也為古典詩開拓題材方向提供了有意義的參考。但因為兩種文類之閱讀群可能無太多的重疊，古典詩的讀者，未必熟悉小說的情節，因此也可能

產生許多閱讀障礙。以我個人而言，雖然沒有讀過李渝的小說，但因為詩中描述的人物是臺大、師大教授，對其背景心境較為了解，所以讀到第三首就比較能體會，可是對其他三首就覺得茫然了。因此，適當的加註，提供讀者理解的線索，可能是解決方法。若撇開內容不論，文筆方面，本篇遣詞造句也有值得稱許之處，如第三首：「早歲亂離嗟契闊，深交文酒慰淹留」、第四首「童心釀作斑斕月，曾照團圓喚不回」，讀來都有惘惘不盡之情味；至於「橋外千燈踏夜來」的「踏」字，也呈現了練字上的工夫。

三 票作品討論

〈臺北書市記憶四題〉

文幸福：我最有感覺的就是這篇作品，以前我們逛舊書攤就是這樣逛法。作者用典、用詞都非常深刻，「搜架欲蹤巡閱使，鈐硃曾識護呵人」很能表現愛書人收舊書、蓋章，愛不釋手的那種心態。第一首詩〈牯嶺街舊書攤〉虛詞用在不同位置上，運用得很好，如「搜架」、「欲蹤」、「漫嫌」、「乍現」，是杜甫最喜歡的用法，最後談到「端同廠甸訪遺珍」，寫蒐書的神態相當深入，用詞也很精準。第二首〈重慶南路書店街〉寫「遠銷聲價雞林重，碩學名編鶴俸憑」，寫盡薪水微薄也要收這些書的情形。最後一首〈新光華商場古書店（時善本古籍湧進）〉也用了許多好的詞彙，「丹黃」、「麻沙」、「牙籤」、「縹緗」，可以看出作者用心構思。詩的內容也很能貼合臺北經驗。

顏崑陽：就徵稿主題來說，這一組作品的確非常貼切臺北經驗，也很寫實。作者對於牯嶺街、重慶南路書店街

等舊書市有相當的體驗，也有豐富的典籍版本知識。就詩本身來講，句子沒有太大的瑕疵，都很平穩；唯一可惜的是，本組作品還是過度實在了，稍微欠缺一些想像的虛神及韻味。

陳文華：本篇主題是書市，從內容中可看出作者對版本、古籍非常熟悉，是行家也真的親身涉獵其中。作品中可見到作者尋訪的身影，如第一首末句有個「訪」，第二首末句是「尋」，第三首第三句又出現一個「尋」，最後一首第七句也有個「尋」，可以看出作者不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去做報導而已，而是有切身的體驗。至於造句的工夫，文幸福老師、顏崑陽老師說了很多，我個人特別欣賞第一首的領聯：「搜架欲蹤巡閱使，鈐硃曾識護呵人」，確實很能把書籍流傳的過程呈現出來。

林正三：本篇在我心目中是第五名，本來我想選入這篇，後來發現第三首〈光華商場舊書店（光華橋下廣納牯嶺街諸攤）〉裡的「尋蹤」、「託跡」、「耀眼」、「摩肩」也犯了形式上的合掌，所以決定不選。其實這一首寫得很好。

文幸福：我認為「文章耀眼殘編貴，裙屐摩肩窄道通」理論上不算合掌。

曾守正：本篇題材十分特別，但有些地方寫法稍嫌誇大，例如〈光華商場舊書店（光華橋下廣納牯嶺街諸攤）〉的最後兩句話「記得青春多結伴，萬金銷盡指彈中」，有點詼諧的趣味，但跟前面說寫的經驗好像不太符合。〈新光華商場古書店（時善本古籍湧進）〉的第二句「販書捫客走倉皇」，寫大家來書市買書，用了比較誇張的寫法。

文幸福：有一段時間確實是如此，那些善本、線裝古籍從大陸運過來的時候，的確會有詩中描述的那種情形。

四票作品討論

〈戊戌北臺秋別四章〉

曾守正：本篇有點贈別的味道，詩的內文跟題目也都清楚點出與送別的人的關係。我曾經一度考慮這首詩跟臺北關聯薄弱，好像只有第四首〈賀錢宗兄遷籍赴加國〉最相關。但因為本篇的詩句整體上比較老練，也很能將景物融入人的情感、愁緒裡頭，所以還是將它選入。

林正三：這四首雖然都是寫別情，題旨較為狹隘，但四首各有所擅，不會覺得重複，讀來不覺得雜選，造字用語也很好。

文幸福：本篇作品老練、圓轉，筆調非常通暢，筆法應該是這幾件作品中最好的。而且這四首寫臺北送別的作品，內容都沒有重複，用詞、用典也不一樣，送的人去的地方也不同，頗富變化。本篇清麗流暢，別意情深，所以我在〈碧山吟草〉跟本篇中抉擇，最後選了這篇。

顏崑陽：這一組作品就題材而言是有些創新，「送別」的題材在古典詩中已經類型化，容易有套語。但這組作品寫得很有現代感，也不落俗套，既寫出現代人在現代的情境中送別的感受，也能適當放入一些現代的語彙，例如「豈患年金剪削初」寫到年金改革，「當時賦得太陽花」寫到太陽花學運，放進句中也不覺得有何不妥。但本組作品還是有些問題，幾個句子造得生硬，用詞也不是很妥當，例如第二首第五句「鄉夢團圍維港月」應是指香港維多利亞港，省稱作「維港」，不是很妥當。第三首〈蔡張吳三子西進敘別〉寫「禹甸明朝接翅翔」，這一句造得很生硬，有拼湊感。而第四首〈賀錢宗兄遷籍赴加國〉寫「萬山楓彩新詩境，一縷梅馨故國情」，這種句子都是尋常言語，沒有什麼新意。這一組作品

寫得還可以，但品質絕對沒有好到可以放在第一、二名。雖說票數最高，但有些「中間值」的作品反而選的人比較多一點，而比較特殊的作品則不見得人人能夠欣賞。

陳文華：從本篇的結構來說，題目是「秋別」，所以就以這二字貫穿全篇；四首詩都扣到了「秋」，也扣到了「別」，結構非常細密。再者，作者送別的對象並非一人，去的地方也不同，有人到臺東、有人到香港、有人到大陸、有人到加拿大。作品中就分別以「臺東」、「維港」、「禹甸」、「楓彩」來交代，或明點，或借代，使筆法產生變化。四場送別剛好都發生在這個秋天，所以第四首寫到「秋殘冬近物華更，依舊謳吟復餞行」，感慨整個秋天都忙著送別。全篇最後寫到「珍重驩遊期後約，大屯春滿聽啼鶯」，一年即將結束，期待來春可以重聚共聽鶯鳴。透過季節的循環，將「秋別」的感傷轉換為「春聚」的愉悅，產生餘韻不盡的感覺。這樣的筆力我覺得還不錯。

第二輪投票

獲得票數的作品討論完畢，一票作品中，除了文幸福不放棄〈臺北居〉、顏崑陽不放棄〈戊戌歲杪居北二十年矣感於哀樂爰作廿年三疊其韻 兼寄韜之〉外，其他評審皆放棄所選之一票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共七篇，最高七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臺北書市記憶四題〉（文幸福七分、林正三六分、陳文華五分、曾守正五分、顏崑陽六分），共二十九分。
 〈碧山吟草〉（文幸福二分、林正三四分、陳文華七分、曾守正七分、顏崑陽七分），共二十七分。

〈戊戌北臺秋別四章〉（文幸福五分、林正三七分、陳文華六分、曾守正六分、顏崑陽二分），共二十六分。

〈臺北居〉（文幸福六分、林正三二分、陳文華四分、曾守正三分、顏崑陽三分），共十八分。

〈擎天崗四景秋興〉（文幸福四分、林正三五分、陳文華三分、曾守正二分、顏崑陽四分），共十八分。

〈文學記憶·臺北走讀〉（文幸福三分、林正三三分、陳文華二分、曾守正四分、顏崑陽一分），共十三分。

〈戊戌歲杪居北二十年矣感於哀樂爰作廿年三疊其韻 兼寄韜之〉（文幸福一分、林正三二分、陳文華一

分、曾守正一分、顏崑陽五分），共九分。

由於〈臺北居〉與〈擎天崗四景秋興〉分數相同，評審進行討論並再次投票，最終決議由〈臺北居〉獲得優等獎。

決審結果出爐，首獎為〈臺北書市記憶四題〉，評審獎為〈碧山吟草〉，優等獎為〈戊戌北臺秋別四章〉、〈臺北居〉，會議圓滿結束。